

为了明天

胡风



作 家 書 局

天 明 了 爲

風 胡

屋 書 坊 作

1 9 5 0

爲了明天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再版

著者 胡風

發行人 姚蓬子

發行所 作紋書屋

上海延安中路六一〇號

經售處 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印刷者 天星久記印刷公司

上海泰興路四一六號

基價 九元五角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前記

「復員」到這個上海以來，度過了跨着三個年份的兩年半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裏面，偉大的歷史車輪奔馳着轟轟然前進。僅僅舉一個小例子說罷，來的時候正厲行着宵禁，即戒嚴，經過了兩年半以後的現在，又恢復了這個同樣的措施。僅僅這，就使我們和認識到了人力底偉大同時，也認識到了人力底渺小。那麼，暫且以那一類徒勞的掙扎爲戒，這一面的掙扎至少也得換一換方式了，因而把這一段時間裏面的若干感受收在一起，也算是告一個段落的意思。

在我這個寓居的小巷子裏面，經常有各種小販底叫賣聲。兩年半以來，我一直聽着他們。那裏面有一種非常高亢，高亢到近於淒厲，初來的時候往往被那突然的高叫聲驚得一怔。特別是在炎夏的正午過後，剛剛想假寐一會，恢復一下疲勞，幾幾乎總是被那突然的高

叫聲驚醒了。他是趁這個一天中最熱的時候，來叫賣冰棒或冰淇淋的。這一年來，又添了一個嬰兒，敏感的小生命不容易入睡，好容易使他睡熟了，又往往被那突然的高叫聲所驚醒，那時候就特別煩躁，弄得做母親的沒有法子使他安靜。老實說，我對那個高叫聲有些厭惡了。但有一天，偶然看見了那個高叫聲底主人，穿着黑的短褲和破舊的膠底鞋，舊草帽下面的褐色面孔在大太陽裏流着汗，一面高叫着一面急急地走了過去。這時候，那高叫聲對於我纔變成了生活要求底呼聲；我底對於它的厭惡原來是僅僅把它當作抽象的聲音而來的。和這相反，另有一種叫賣聲非常悠閑，死樣活氣地帶着一種懶惰的調子，每次聽到它就感到懈怠似的不快。但後來也看到了那聲音底主人，一個衰敗的，穿着舊的發灰了的藍長衫的中年人，害着所謂風火眼，似閉似開地望着地下，把担子放在巷子一邊，背着手一面慢慢走來走去，一面疲乏地叫着。原來那也是只能夠如此的一種生活要求底呼聲。

或者可以說罷，這些叫賣聲底內容也是有着歌德所說的「生產的傾向」的。既然如此，那麼，對於它們的或好或惡，離開了那內容上的「生產的傾向」，就不可能取得什麼權衡。打一個比方，那叫賣着的冰棒之類，雖然爲冷氣大廈裏面的福人們所不齒，但對於驕陽下面的腳伏一類的人們，却是能夠得到解消生理上的乾渴的大快樂的珍品。至於叫賣者

本人底那微賤的辛苦，當然絕對沒有可能侵入那些福人們底感受幅度裏去的。

現在，當編集完了這一束短文，偶然記起了那些叫賣聲，還連帶地引起了感觸，不禁被一種悵惘的心情所襲擊。這並不僅僅是因為自己沒有担负體力勞動，因而感到了內疚；在現在的社會裏面，文字工作並不是不能取得一種勞動即生產底意義，只能走上「精神重於一切的道路」的。然而，即使可以勉強算是勞動罷，但和這兩年半以來的偉大的歷史內容相較，在量上既是微末而又微末，在質上更是貧乏而又貧乏的，現在回頭看一看，真是辜負了這一段壯烈而又光輝的時光。而且，這每一篇還幾乎都是急就章的文字，在拖延到了不能拖延的倉卒之間寫出的，因而只能算是草書式的速寫，粗略得很，目的只不過想勾出一態或凸出一點，向某一社會內容在此時此地的特徵表現投去反擊而已，沒有也不可能做到體系井然，四平八穩的地步。對於從社會發展過程去感受問題，把握問題的讀者，當不會引起無意的誤解罷，但在不願看看字後的甚至字面的含意的批評家們，總是可以隨便抓到曲解的根據的。

但我也不能把責任推給客觀環境。因為，如果明天一定能夠到來並不是一個自慰式的信仰，那麼，無論今天所遇到的是怎樣的困難，也一定有着能夠通向明天的路，而且非得

堅守並開拓這個通向明天的路不可。要不然，那個明天一定能夠到來的「一定性」，終於還是要轉變爲自慰式的信仰而已的。取例不遠，有文藝以外的，這兩年半以來的一切艱巨而輝煌的努力和鬥爭爲證。

其實，就是從文藝領域上看，那實際的情況又何嘗是一片能夠而且只應該「和氣致祥」的祥和之地。論過去的成果，肯定的因素不可能不是在否定的因素底包圍裏面，論現實的要求，人民底內容也不可能不遭受到各種反歷史的內容以及貌是而實非或貌真而實假的虛浮的內容底抵抗。更何況這兩年半正是一個大轉變的期間，開始是跳動在「勝利」後的興奮裏面，各種思想傾向底所有者們都現出了所有作爲的氣勢，後來是掙扎在內戰底艱苦裏面，他們又各各非得尋求生存的空隙或迴避的途徑甚至取勝的便利不可；肯定的因素或人民的內容就是要在這樣的遭遇下面爭取存在，爭取發展的。任何通向明天的路，都得從本身底實踐過程裏面開拓出來，文藝又何嘗能夠例外。以爲文藝領域本身沒有或不應有什麼問題，應該當作問題的僅僅只能是文藝領域本身以外的對象或條件，這看來好像是從大處着眼的「和氣致祥」的意見，實際上不過是使文藝實踐底努力懈怠下去而已。

被這樣的力量所包圍，就難於移動一步。但雖然如此，有時還是禁不住發出了微弱的聲音。因為，無庸諱言，從過去累積下來的思想壓力掙脫出來，從生根在某些社會基地裏的迷霧突圍出去，我總以為非如此就很難開拓出通向明天的文藝底生路。

但當然，任何努力，即使是最最微末的努力，雖然所希求的正的效果常常不一定能夠得到，但從反對方面發出的曲解却總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束短文，在我自己，不過是微弱而又微弱的聲音，含蓄而又含蓄的表現，何嘗產生了什麼這個時代所要求的影響，但它們有的却引起了甚至是「出乎意表之外」的反感。反感並不為奇，我是受之有素的；習慣成自然，有時甚至不受到反感就會覺得空虛，好像只是走在無物之陣裏面。但現在作為反感的根據那樣特別，却是前所未見的。

對於這些，我都毫無怨言，我並沒有忘記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古訓。由於這一點自信，也由於想替有心人的工作者們提供一點參照的便利，現在就把這一束短文集在一起。但當然，無論在怎樣的處境裏面，人總是嚮往着明天，爭取着明天的，更何況我們明天太陽已經火球一樣地，放出萬道的采色光帶高高地昇到了地平綫上面，連這個只能算是「泥沼」的陰暗的角落都沐着了光照。那麼，僭妄一點說，大海不擇細流，也算我自己和若干

讀者在「泥沼」裏面一頭一仆地向這就要成爲今天了的明天走去的，一個不成其爲紀念的小小的紀念罷。因爲，明天之後應該還有明天，對於自己底無力和懈怠雖然應該內疚，不妨接受嘲笑，但對於用脚走路的這經驗本身却是不必忘記，也用不着什麼羞愧的。

也一半是由於這，和過去不同，這一回是按着時間的先後編成次序了。這一方面固然是爲了想從這一段時間底偉大來看清自己底渺小，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近年的遭遇的教訓，幸運的人們對於時間總是善忘，而這善忘却又不一定就是好事。丟掉了時間觀念就不能構成客觀存在底內容，任何雄才大略都要變成兒戲，這就是請出「一般性的原則」來，也是無用的。舉例說罷，因爲自己享受到了文明產物的明晃晃的電燈光，就以爲對於只能用松柴照明的時代的人們可以儘情地加以嘲笑，那並不一定就算得是「高度的客觀態度」。但如果從這裏又招來了誤解：以爲這是爲了說明只有把握到了現在者纔能夠把握到將來，那就沒有法子可想了。

和時間觀念一樣，空間觀念也是同樣重要的，丟掉了它也不能構成客觀存在底內容。在荒地裏掘野菜和在蓬萊島上採仙花，就決不是同一客觀環境的事件。但好在這一段時間全在這個「泥沼」的上海，不加注明也是明白的。

那麼，再會了，在今天的這裏或這裏的今天，再會了。但不必也不應有什麼惋惜，如果明天之後還有明天，我們需要走去，那就不必鄙棄從這裏的今天走向明天的泥腳和走了過來的經驗的。

一九四八，十一月二十五夜，記於上海翊樓

胡風

目次

• 一九四六年

上海是一個海·····	三
在瘋狂的時代裏面·····	二
蔣弼一班·····	三〇
附：一封信（蔣弼）·····	三四
憶東平·····	六
對陶行知二三理解·····	四
熱情昇華的日子·····	五
在上海·····	五五
冬夜短想·····	六〇

• 一九四七年

爲「雲雀」上演寫的…………… 六

先從衝破氣氛和情性開始…………… 六

A · S · 普式庚與中國…………… 七

• 一九四八年

爲了電影藝術底再前進…………… 八

以「狂人日記」爲起點…………… 一〇

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一三

給爲人民而歌的歌手們…………… 一五

跋魯藜底「星的歌」…………… 一四

「希望」編後記…………… 一四

校後附記…………… 一五

胡風批評論文集之七

爲了明天



上海是一個海

1

在戰爭將近結束的兩三年間和結束以後的兩三個月之內，對於許多人，尤其是原來住在上海但被戰爭逼到了後方各地的許多人，和在戰爭中間發跡了因而預備在上海創造天下的許多人，上海是一個夢：有的是英雄夢，有的是黃金夢，有的是佳人美酒夢，有的是安居樂業夢……當然也有的是光明夢。

我沒有做過這些夢，但我還是回到上海來了。回到了上海以後，宛如掉進了一個海裏。茫茫滔滔，一望無際。有深不可測的無數的洞窟，有各各長着特別爪牙的無數的水獸，有此

起彼落的無數的風濤變幻。萬事萬物皆有一個根，然而，對於那些不能看到脚尖前面三寸以外的蚩蚩氓氓的小市民，這個根又在那裏呢？

當然，英雄夢者有的做成了「英雄」，黃金夢者有的得到了黃金，佳人美酒者有的享受了美酒佳人……但那些安居樂業夢者就不免十之八九受到了事實底打擊。至於那些光明夢者呢，如果他們還不至於「頹然睡下」或「望而逃走」，那麼，祝福他們罷。

當風濤不起，旭日將昇的晨光熹微的時候，海應該是一個奇景，比幸福本身還要幸福的奇景。上海也似乎經過了那樣的時期。那是敵人剛剛投降，載着接收大員和法幣圖版的飛機將來剛來的時候。勝利底狂喜，解放底沉醉，大國底驕傲，民主自由底憧憬……你也見過晨光熹微中的沒有風濤的海麼？那裏飄拂着千萬種的柔和的色采，那裏發散着千萬種的柔和的氣味，那裏應和着千萬種的柔和的聲音，由這些織成了一個似幻似真的夢境，使人連結着永遠，連結着無窮的夢境。

然而，那些英雄夢者，黃金夢者，佳人美酒夢者飛來了，恰像童話影片裏的魔鬼底顯法一樣，馬上天昏地黑，風濤怒起。和這些飛下來大呼風喚雨者相呼應，從海底各種洞窟裏面跳出來了形形色色的坐觀形勢的水獸，舞爪張牙，連唱帶飛，頃刻間造成了一片另外的風景。在這片風景裏面，我們聽到了笑聲和哭聲，得意的嘖嘖聲和苦惱的呀呀聲，有醉生夢死的嘻嘻哈哈聲，當然也有憤怒的恨恨之聲。在這片風景裏面，一切沉澱了多年的植物、動物、人類底尸骨都翻動了起來，在變幻的風濤當中跳舞。讚美那些飛下來的和跳出來的罷，他們底神通是值得讚美的！

一位垂危的老人呻吟地說了：

「勝利，到底是誰的勝利？」

2

這是一個污穢的海，我已經游泳了兩個月了。我也有一點記憶的。